

百大家評註史記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百
六
十
年
十
月
十
日
十
時
十
分

百大家評註史記卷之二

狀元 蘭岫 朱子蕃 彙輯 會元 藎林 湯賓尹 校正

秦始皇本紀

狀元學士朱國祚評

此先舉六國之罪曰誅之

曰滅之曰虜其王曰得其

王曰滅其國曰平其地俱

敘其混一之功處

大宗伯王世貞評

嗚呼秦王無道也乃能定

天下于一孟

子不嗜殺人

之言無乃不

驗乎是不然

秦人吞啜六國蓋持其勢

力以兼并之也豈所謂定乎所謂并天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正義曰令乃今異日韓王納地效璽。猶言見也。請

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

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正義曰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

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

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

陽地名蘇林曰青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

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

誅虜其王。平齊地。允我云齊離秦最遠而先事秦尤謹不助五國攻秦及五國

死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

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焉。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正義曰射音夜漢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二

天下特為漢王軀除焉耳曾幾何時勝廣兵起復立六國盡王諸將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卒之定天下于一者乃寬仁大度之沛公也孰謂孟子之言不驗哉文懿公詹丞章懋評

戴青臣之頌不消幾句而詞意自是密達

相國王荆石評按聖賢群輔錄云趙襄子范昭子智襄子荀文子魏襄子韓簡子此六族者世為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國則始皇之

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蘭竭云自三代以來皆封建諸侯以蕃屏王家故有公侯伯子男之

國秦始皇見天下紛紛皆由列國故裂天下為郡縣而置守令焉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

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無拂者言無封國藩屏也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

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鍾泉曰下其議者始皇亦未敢自丞相李斯信其是故使廷臣合議其便否也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所反時變異也死我曰言自古帝王不相沿襲而各以為

治此非故為此之相反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時異世殊不得不若是耳

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正義曰令力性反辟音避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黔黑也黔首謂黑髮之民也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

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稱述上古以証今之為非是也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發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李斯本意正在此兩句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

其鬼為郡縣
未為無見也
狀元學士朱之
善評

商鞅在秦孝
公時論人不
可多學為士

人妨廢耕戰
至始皇遂有
焚書坑儒之

事此蓋不
出於李斯也
荀卿論法後

王在審其所
貴其言曰後
王者天下之

君也舍後王
而道上古譬
之是猶舍已

之君而事人
之君也其徒
李斯相秦事

不師古而是
古非今者有
辟此其禍秦

之源乎
狀元修撰朱之
善評

狀元修撰朱之
善評

狀元修撰朱之
善評

狀元修撰朱之
善評

狀元修撰朱之
善評

狀元修撰朱之
善評

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

巷議膏蠶曰入朝廷之內不敢正言而以其心非之出朝廷則夸主以為名異取

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臣請史

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

之有敢偶語詩書弃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

與同罪吏知情而不糾舉其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

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徐廣曰二

字以吏為師制曰可其後侯生盧生等譏議始皇始皇怒曰侯生盧生等朕待

之甚厚今乃譏議我諸生在咸陽者朕使人廉問於是案察諸生相連數百人

盡坑之短長云盧生等將就坑搏膺而歎曰天乎予之無罪也余死將誣諸孔

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

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糜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史

如決流退言死者而無知也莫所詛死者而有知也莫

以見孔子盧生實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

鮫魚所苦鮫門云鮫音交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

鳳洲公短長

非有考據也

特其自家杜撰亦覺生意

故附之于此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此細叙見始

皇之愚

狀元修撰焦竑

評

天下豈有神

哉托大魚以

為說其辭已

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至荆石云言水神其形不

可得而見然彼每托大魚蛟龍以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

為徵也此皆是飾說以瞞始皇處

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陳如岡云連弩者其弩持滿而以矢

連其上以待大魚自琅玕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即山在萊州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

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

亦近此蓋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公孫弘平津侯始皇忌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

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

行符璽事所伏儼曰主乘輿路車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

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平鄉里東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宮平

臺之中邢州去京一千六百五十里

二世立乃尊用趙高王荆石云秦皇無意立胡亥及卒崩沙丘趙高遂矯其詔殺扶蘇立胡亥故胡亥德之及即位遂尊用趙高而至于

亂申法令乃陰與走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鳳洲公短長

非有考據也

特其自家杜撰亦覺生意

故附之于此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此細叙見始

皇之愚

狀元修撰焦竑

評

天下豈有神

哉托大魚以

為說其辭已

天之報始皇
者慘矣
國史修撰高岱

高岱嚴刑以
立威而擅權
自古奸邪誤
國攬權類用

此術
會榜修撰李九
我評

按少字當作
去聲如三少
之少謂次等

近侍之官
文懿公詹承章

懋評
連用吾未嘗
敢三字文甚

文瑞公司成王
直評

諸公子為胡
亥所殺卒之

胡亥亦不免
焉實秦累世
殺人之報也
趙高此說逆

其心實不服。季九我云趙高自家思付以素在卑賤而一旦寵冠羣今上出不
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

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母疑。願涇陽云此時字與上今時不

故曰從。師文而決於武力之時字相應時也。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

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

立者。索隱曰逮訓及也。謂連及俱被捕故云連逮少。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

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

至鳳洲云見別無可聲其罪而只曰公子不更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

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

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劉兌陽云使者却亦無詞

觀此而知三人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

劍自殺。

趙高說二世曰。茅坤云趙高欲攬權以箱天。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

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采蘭囑曰天子年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

節已萌蓋欲人不聞聲則必令深居禁中既深居禁中前後左右無人權在我矣

太宗伯王世貞評諫詞不滿五十字而冠亂之甚虐政之弊及所以救之者皆具也

館師學士張位評按穀當作猶又訓謂粗公羊傳曰猶者曰精侵者曰伐粗對精字五舉是也

翰林編脩湯賓尹評言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二世之謂乎侍讀學士馮夢禎評

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兆朕耳不見其形也於是

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

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許穎陽云天下皆亂盜賊蜂起而郡縣徵兵於關中者無已時也右丞相

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王陽明云敘此三人進諫者見當時諫路絕響僅至此時而有三人進諫而竟遭趙高之

也手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屠赤水云言所殺亡者雖甚衆然盜

尚不止而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

且益多也正義曰省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索隱曰采木名刮音括茅茨不翦飯土墼

上色反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啜土形也知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雖監門之

養正義曰不穀於此矣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

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墼啜土形也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

放之海身自持築齒鳳洲云禹初治反築牆杵脛母毛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

黃河洪水放之海身持鋤杵使膝脛無毛臣奴虜之勤勞不酷烈于此卒苦矣

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直拱反下不敢為非以制御

二世之用意如此所以古帝王以天下為號揚而後世以天下為恣睢彼二世則其尤甚者也

宮詹學士董

份評

李斯傳叙二

世此語為問

故斯阿意答

之此叙語同

而乃以為詰

責之辭何也

國史脩撰沈自

邠評

去疾劫猶知

不辱斯可謂

無恥甚矣卒

亦不免

翰林脩撰全天

叙評

有功亦誅二

句原陳餘遠

一時事太史

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于法。獨具區云君者雖貴為天子。然親身窮苦。以徇天下。則名為天子。實無以異于凡民。此何足法哉。朕尊萬乘。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張洪陽云此見己貴為天子則欲享富貴之實樂也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正義曰音竟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漢

冲云言始皇起宮室以明得意而天下無敢思叛也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

帝之所為。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正義曰為于偽反何以在位。下去疾。斯

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正義曰卒于律反囚在由反謂禁錮也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章邯等戰數却。

二世使人讓邯。青螺云二世為趙高壅蔽實不聞章邯之兵敗其使人讓邯者皆趙高矯詔讓之也邯恐。使長史欣請事。

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劉兌陽云悉項羽本紀正留司馬門三月事高使人追捕不及。欣逃歸

路故高捕欣見邯曰趙高用事于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之不及也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

設驗。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

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正義曰以法者以危法中之謂論死也

公欲約其辭
即以代欣今
戰能勝高又
妬吾功戰不
能勝不免于
死詰且以見
陳餘事而意
亦同也參羽
紀此段觀之
而伸縮之妙
見矣
翰林編脩李廷
機評
趙高欲專制
恐羣臣有言
先指鹿為馬
諸臣莫敢言
馬者陳涉起
山東二世召
博士諸生問
之皆莫敢言
叔孫通乃說
對而出迷夫
二世弗明不
能用直臣而
蔽于讒人故
內以遂邪臣
而外以資敵

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母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

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翁青陽請益助請朝廷益兵助己也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

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郭青蠃秦在西西鄉者謂擊秦也沛公將

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

白虎鬣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崇音粹言作禍也二世乃齋

于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望北夷也欲祠涇。沉四百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

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于吾宗。黃葵陽云此時項羽與沛公西畧地而沛

為內應。徐廣曰一云趙成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

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劉兌陽曰本欲入宮殺二世故詐生此情

景而後好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焦漪園西京賦曰徹道外周千廬內傳薛綵曰士傳宮外內為廬舍畫則巡行非常

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

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障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

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障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

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障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

國也
館師學士沈一

賞評

始則寔敵二

世耳目終則

弑之以自脫

禍高之奸大

矣不有子嬰

之誅高則此

憤無由快矣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趙高使樂弑

二世即二世

使使殺其弟

者也叙事與

前參看此數

言痛為人君

拒諫者之戒

狀元學士朱之

蕃評

二世至此亦

甚窮矣亦可

悲矣倍任宵

人安得不看

此哉人君看

此可為之刺

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如罔云不敢去者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

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

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閻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

足下其自為計。自為計者諷也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

一郡為王。弗許。弗許者閻樂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

公子。丘瓊也云天子無道求為匹閻樂曰。臣受命于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

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茅鹿門云麾其兵進者使知不自盡則

得不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

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

故便。馮具區云便之一字宜另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

杜南宜春苑中。董思白云以庶人之禮葬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

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蘇

溪云詳字與祥字同言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

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

翰林修撰陸可

教評

趙高以卑賤

之輩握秦柄

誅滅大臣奪

敵人主貽禍

天下者不可

究極二世甘

受其愚卒蒙

其戕此先足

惜可恨者高

以彌天之罪

而得以肆其

謀成其計耳

偉哉子嬰不

費力而旋滅

之故先輩云

吾讀秦紀至

子嬰車裂趙

高未嘗不健

其決憐其志

云

國史修撰高公

評

子嬰非為二
世報仇乃自
全之策此舉
差快人意

數輩者數子嬰不行鳳洲短長云子嬰當立為秦王家臣諱談見馬仰而賀因

公子亡湯沐之奉美于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既以超

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盧若礪環衛若蟻而咸陽令兵未刺之若縛雞

況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奈何子吾身也日無傷也彼以重勝高果自往曰

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子齊宮三族高家以狗咸陽子嬰為秦

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

更名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黻也係頸

服也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案蘇林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

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索隱曰謂合關殺子嬰及秦公

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寶貨財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

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于漢

大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于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孫栢潭云傳曰受之土

也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

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作善乎賈生推言之也蘇紫

差快人意

差快人意

差快人意

差快人意

差快人意

差快人意

差快人意

差快人意

文瑞公司成王

直評

以下附項羽之慘作秦紀

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太史公總斷用賈誼過秦論全文但字

眼畧為裁換

耳原論上下二篇今更真

前後作三段

自秦孝公至異也自上篇

自秦并至安

矣是下篇後斷自秦并海

內至過也是

下篇前段

狀元修撰朱之

蕃評

秦始終興亡

之故盡在此

篇

狀元修撰孫繼

臯評

賈生過秦論推秦所以失天下之由皆原暴虐恣睢故不能如三代有道之長故曰賈生推言之也

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崤山名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

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正義曰括盛也猶囊括也并吞八

荒之心與上句長短為偶當是時商君佐之此又原秦人并吞之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

備與下句長短為偶外連衡而闘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

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

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劉兌陽云會盟指合從而言也當時諸侯會盟洹水之上以共拒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

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為與一當是時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趙勝

楚有楚申黃歇魏有信陵公子無忌也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張洪揚云此叙六國之君齊心奮力處于是六

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

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實

陽云此叙六國之臣有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此數者似足以拒秦矣郭青螺云九國者謂六遠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余觀誼所稱
致天下之士
及尊賢重士
之語攷其人

不過蘇秦杜
赫之傳宜其
不免于敗善

乎荆公之言
曰孟嘗君特
雞鳴狗盜之

雄耳安所稱
得主名言哉

文懿公唐丞章
懋評

戰國策樓綬
曾相秦

侍讀學士方孝
孺評

秦昭襄五十
二年滅西周

莊襄元年滅
東周則吞二

周非始皇事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以愚黔首管
到上廢先王
之道以弱天

天下諸侯叩困矣。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
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即書血流漂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

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孫栢

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東周西周也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殽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越有百越也以為桂林象郡，百越

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于賦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馮具區云信

語而築萬里長城以拒之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于

是廢先王之道，蟠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壞堅城恐人復據殺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鑄鐻。鐘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踐華為城。斷華山為城

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敢何問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

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于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甕

繩以瓦甕為窗樞，繩以繩係戶樞眈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

朱犛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敝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

下之民管到上墮名城殺豪傑以為固管到上斬華為城而誰何管到上勁將勁弩此古人文法今人非惟不能道亦道不到

少師學士王錫爵評

此言陳涉起事下歷言其人正所以訝秦耳

文瑞公司成王直評

反覆詰難在此一段然把仲尼墨翟並提又諛未聞道處

翰林學士王荳評

賈生論秦成敗十有餘言而斷之曰仁

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棘以鉏柄及非鉸于鉤戟。長鍛也。鉤戟長殺器。適戍之眾。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卿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震了凡云賈誼推秦之亡之速者正在於此太史公謂賈生推言者此也

項籍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丘瓊山云項羽雖不能混一天下。然自匹夫而有天字。羽隱下大半亦一世之雄也。故太史公紀之下。相在泗州字羽。

曰按序傳籍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索隱曰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梁字子羽也。

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正義曰燕為賢反。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此云為王翦所殺。與楚

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不同。項氏世世為楚將。封于項。索隱曰地者蓋燕為王翦所圍。逼而自殺。故不同也。

今陳州項城縣城。即古項氏國。故姓項氏。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

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文字甚妙但非至當之論蓋儒者以政尚誦詐而守尚仁義故耳

會榜待請李廷機評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而結句見者賈誼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此類是也

大宗伯王世貞評

籍紀中撓入項梁兩人事錯綜而序少師大學士王錫爵評

會稽守素賈項梁召與計事而梁乃陰誠籍于外入而攻守佩其

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蕭縣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徐廣曰秦時未言太守○正義曰守

守為太守○楚漢春秋云會稽假守殷通○正義曰按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

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

公及桓楚將正義曰張晏云項羽殺宋是時桓楚之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

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董思白云梁欲出教項籍使殺太守故梁乃出誠籍持

劍居外待梁後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

眴籍曰可行矣顏師古云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可行者陽于是籍遂拔劍斬守

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

或至八十九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索隱曰說文云謂反梁乃召故所知豪吏

故云數十百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索隱曰說文云謂反梁乃召故所知豪吏

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按此伏八千人案

江及與亭長言江東子弟八千人張本也

居鄴人范增索隱曰晉灼音勦絕之勦地理志居鄴縣在廬江郡年七十素居

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夫秦滅六國楚最

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

印緩其初起
與沛公異矣
梁苑定陶籍
之天亡有以
哉

翰林檢討郭正

域評
叙倉猝起釁

處如畫

文瑞公司成王

直評
按摺伏漢書

作誓伏

侍讀學士方孝

孺評
欲云范增說

梁立楚後先

以好奇計標

曰此所謂說

事之端也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范增一見項

梁而遂勸之
立楚後亦張
子房不忘韓
意也
天官學士徐顯

○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雖三戶亡秦必

于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也

楚也王荆石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曰臣瓚與蘇林解同

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

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

楚蠶起之將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求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

也鄭玄云一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正義曰為于偽反于是

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翁青陽云楚懷王之孫名心懷王入秦民間為

人牧牛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後項梁敗死眾皆屬項羽

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

義號為卿子冠軍徐廣曰卿一作慶○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

軍侯至今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索隱曰傅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

為縣名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故城是也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

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持牛之蠱

不可以破蟻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
與章邯即戰也鄰氏言蠱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蟻猶言志在大不在小也

卿評

楚王拜義于

大將亦甚輕

易羽于此時

必有不平之

意故于救趙

時竟斬之也

豈獨以其連

留哉

宋義之謀即

亞夫委梁于

吳楚之說然

吳楚聯合兵

戰梁地勢不

可久而梁地

足典持故亞

夫策之而勝

今諸侯烏合

而秦自戰其

地久則兵益

而勢盛故羽

以為不如速

攻兵機得失

同事其形決

于毫髮

會榜學士全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

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

狠如羊。正義曰。狠何。怨反。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郭青螺云。此數語俱暗傷。項羽所以卒為羽所殺也。乃遣

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云高。

索隱曰。服度云。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

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翻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正義曰。胡練反。顏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

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勝也。故齊宣

王曰。五旬。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于

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索隱曰。謂使其子相齊。是非

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

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惛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枝梧

為枝梧。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

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思白云。見諸將皆畏項羽。強暴只得如此。順從使人追

正義曰。未得懷王命。故稱假也。假攝之也。

天叙評
項羽學書无

成今所見若
此雖學士大

夫之論亦不
過是其卒能

誅暴秦伯諸
侯橫行天下

豈獨以力哉
然由此專事

殺戮其亡也
固宜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宋義之令此
正指羽也羽

仇其言至于
矯殺而代之

此正根羊之
所為耳雖引

兵渡河破秦
軍使諸侯將

膝行而前莫
敢仰視然戰

勝而驕又犯
義之策項梁

之必敗者也
安得與寬大

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于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黃葵陽云見懷王亦

無奈何只得如此待他○徐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廣曰此在二世三年十一月

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正義曰漳水救鉅鹿。戰少

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

卒必死無一還心。季九我云見項羽到此時亦是計必為之蓋為萬死不顧一生矣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

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頤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

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

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

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

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初懷王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已破咸陽。先入關使人守之。寔漢春秋云沛

公西入武關居于霸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羽項羽大將亞父等已而項羽

至關不得入。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

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董思白云伏後案見羽之所以怒與使人言于

之勝負哉況
又輔以居剿
悍戾之夫猶
之狂奴馭奔
馬疾鞭不止
以速其仆嗚
呼垓下之死
為已晚矣
少宰學士許國
評

梁死立羽復
奪其權他岷
然殺上將軍
得上將軍軍
中耳目固自
不同以比沉
舟誓眾非死
本末者後人
效為之非也
館師學士沈一

項羽最得意
之戰太史公
最得意之文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揭懷王入關
之約在首便
見後面項羽

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

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沛

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于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

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過接處點出項伯項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

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

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于偽反沛公今事有

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

大王為此計者曰鮒生說我曰徐廣曰鮒音七垢反魚名綱案服虔曰鮒音淺鮒小人貌也瓚曰楚漢春秋鮒姓也距關

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

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劉兄陽曰言我

請去告項伯說個汝不敢背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

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張洪陽云見已昔日脫項伯之難故項伯今日亦來脫己之難以報己之德也

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于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

之負約處
翰林學士全夫

叙評

先着此二句
便覺下文叙

事瞭然

大宗伯王世貞

評

增既知為天

子氣又云急

擊勿失亦愚

矣

宗伯大司成王

直評

按此夜字與

後夜字相顧

且應且日字

官詹學士董份

評

沛公之閉關

豈其始不及

與良本謀耶

官詹學士温托

齋評

叙問答處使

百世之下如

目見之

評

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顏師古云凡言為壽謂進爵于尊者而獻無疆之壽籍謂為薄籍約

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陳如罔云非常謂猝然之變也沛公此處回護亦好

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于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顧涇陽云將沛公之言一一詳述之

也。故曰具報下因言者則。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張洪陽曰項王為人不忍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此所謂河

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按郤漢書作隙。隙與郤同一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肖漢沖云言是爾自家手。下人說起這一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

王項伯東嚮坐。亞夫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故之。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其決當殺也。項王

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用從弟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

項伯之私約

即丁公之私

釋也于漢為

有恩于楚為

不忠于法莫

救漢王定天

下斬丁公是

矣而封項伯

何哉

春坊庶子陳于

陸評

將飛者豈伏

將奮者足踏

將噬者爪縮

將文者且朴

夫推鴻門之

不爭故垓下

莫能與之爭

文憲公學士宋

濂評

叙漢楚會鴻

門事歷歷如

目觀無毫髮

筆力模寫不

請以劍舞。因擊沛公于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不從乙言故復使項莊

借起舞以殺之也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

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紫溪曰項伯明曉得項

劍起舞而翼蔽沛公也莊不得擊。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

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同命猶云

同生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擁紆拱反盾食允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

盾以撞衛士。仆地。正義曰直江反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正義曰瞋昌真反頭髮上

指。目眦盡張。正義曰自賜反項王按劍而跽曰。弁菴云按劍而跽言操劍案膝上屈膝以承劍非長跪也客何為

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與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

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

劍切而啗之。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食餒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

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黃葵陽云此是懷王初約故樊

之負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

約也

忍于此可見
此項伯之所
以敢諾范增
之所以不敢
怒也
家宰學士申時
行評

上已紀坐次
至此猶不脫
西向立三字

非特照應有
情描寫當日
光景宛然在
目何等針線

文懿公詹丞章
懋評

叙會入衛沛
公狀如見一
字不可少

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語語即沛公
語項羽者又
即項伯語項

羽者皆張良
教之也

柱國文恪公王
整評

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

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

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至明陽云未至軍而遂入恐張良說破而後入沛公已去間

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

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焦漪園云前沛公既如此說了一場想是套同

此等說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言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

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從良坐者就按張良位次而連坐也坐須

與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察廣曰一沛本無都字

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陳沂曰紀中三曰為之奈何所樊噲曰大行不

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于是遂去陸瑞家曰鴻門

時項肯捨漢鴻溝時漢不肯捨項故項王為夫差漢王為勾踐也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操者持也言持

謝禮也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

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

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索隱曰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

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

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至明陽云未至軍而遂入恐張良說破而後入沛公已去間

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

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

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

前為西向侍
于此良亦從
曾坐羽之奪
氣可見矣

翰林編修湯賓

尹評

傾側撥攘之
間以幾不免

虎口沛公此
際亦云危矣

冢宰學士申時

行評

按楚漢鴻門
之會起于曹

無傷之說故
太史公敘事

首曰曹無傷
言于項羽及

會則曰此曹
無傷言以實

之至還軍又
曰立誅曹無

傷以結之此
條理精密處

侍讀學士馮夢

禎評

玩西楚霸王
四字則項羽

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

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曰皆艱恨發聲之辭豎子不

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結前面曹無傷一案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青螺曰秦民初見沛公約法三章慰安父老

嬰燒秦宮室利秦寶貨婦女殘酷不仁與秦又是一般了故大失望

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正義曰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西楚也彭城

楚為南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

罷戲下各就國。索隱曰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項

諸侯罷戲下是各多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

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題曰居水之上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

縣如淳曰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云項羽取伐之端大頭腦正在此處○
父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

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通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

當日威聲亦甚雄矣

狀元修撰朱之蕃評

義帝楚所立也增實主謀

矣而此又從之及裁之增

此時曾無一言何耶

程國文恪公王

蓋評

此時急擊項王未必不可

以得志然要之披蒼在漢

亞父顧不能奈之何也

天官學士徐顯卿評

項王之亞父亦漢王之良

平也乃受彼之間內生疑

忌而亞父以憤愠死此楚

漢興亡之一大關

之。歷陽侯范增曰。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為湖漢帝時歷陽淪為歷湖漢易與

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

項王。王荆石云間者設為可疑也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

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劉兌陽云言初間以爾為亞父使者

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正義曰如故待耳今乃項王使者乎

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

王許之。此項氏成敗大關節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室覽曰亞父家在廬江居巢縣郭

亞父于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

後從政後更造祠于郭東至今祠之

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

百步。汙水從廣潤中東南流。今潤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教倉西郭緣生。相守數

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馮具區云俎所以烹

肉者。比太公于牲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

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時人亦謂此為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東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云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

少牢大學士許

國評

始項伯全沛

公于鴻門則

以與張良善

故乃今復活

太公則以沛

公約為婚姻

侍讀學士方孝

孺評

當日沛公父

子之命皆賴

一項伯以為

之保全免項

伯沛公父子

粉齋矣然要

之亦皆天意

也

國史修撰沈自

郊評

項羽之不修

太公也待堅

之不殺慕容

垂也寧非天

乎雖然有君

宮詹學士温托

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柸羹

屠赤水云言爾既與我約為兄弟則吾父即是爾父矣爾今欲殺之則雖曰殺吾父實是殺爾父也

殺爾父而烹之則幸以一柸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

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穿鹿門云項王又聽項伯而不殺太公瓊山云沛公柸羹之言

使項羽怒而實殺之奈何曰沛公亦是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

逆料其不至殺也蓋靠個項伯在也

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

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攢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

挑戰挑挑敵挑求戰挑古謂之致師

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

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

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

問之乃項王也顏師古云問微問之也漢王大驚于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

語漢王數之李九我云數者指其罪過所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

射中漢王漢王傷此正漢王傷胸捫足處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

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音照曰且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

齋評
按太史公叙

漢曰取教倉
粟曰就教倉

食曰兵盛食
多叙楚曰燒

楚積聚曰絕
楚糧食曰兵

罷食絕曰兵
罷食盡曰兵

少食盡皆紀
中關鍵當玩

翰林編修湯賓
尹評

鴻溝之約項
羽引而東歸

矣張良陳平
乃教漢王倍

信約何也母
亦成大功者

不執小信之
見乎

春坊庶子黃洪
憲評

陳平一生專
用智謀陰術
其勸漢王宜
也張良有儒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

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

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

也說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

侯公為平國君正義曰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匿弗

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

至鳳洲曰按項王非特暴虐人心不歸亦並無統一天下之志迹其既滅咸陽而都彭城而割滎陽既割鴻溝而思東歸殊欲按甲休兵宛然圖伯籌畫耳豈

知高祖規模宏遠天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常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

一為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

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曰遺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

陽夏南止軍如淳曰夏音賈○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

改為太康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楊賈駟案晉灼曰即固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縣名也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

者氣象而亦
有此勸良可
惜哉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子房此語亦

是禍此二人

之基

翰林編修李天

武評

高祖之量兼

韓信彭越者

八九故三分

關中地與之

而不疑當是

時玩信等如

股掌上一上

九耳

侍讀學士方孝

孺評

按垓下乃劉

項決雌雄之

處故曰至垓

下又曰壁垓

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項羽一世英

分地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為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

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正義曰傅音附著也陳

陳著海并齊舊地盡與韓信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故在濟睢陽之北至穀城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

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正義曰為

于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

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

壽春並行屠城父知淳曰並行並擊之○正義曰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

亳州城父而亳州縣也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汶縣汶下交切駟案應劭曰垓音該李奇

沛郡○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岩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老君相接汶音戶交反大司馬

周殷叛楚以舒屠六括地志云舒今廬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廬姓咎繇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九江都

之兵隨劉賈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郡壽州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而春號云邳至王負芻為秦將王翦蒙武所滅于此置九至垓下

江郡應劭云自廬江尋陽分為北江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

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雞鳴為歌之名于理則

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

雄而至垓下
之困春子
一美人一駿
馬意亦可悲

狀元修撰朱之
蕃評

垓下歌正不
必以虞兮為
嫌悲壯烏咽
與大風各自
描畫帝王興
衰氣象千載
而下惟曹公
山不厭高老
驥伏櫪司馬
仲達天地開
闢日月重光
語差可嗣响

少師大學士王
錫爵評

按曰八百曰
百曰三十八
曰四曰三曰
二是羽騎之
漸少正足上
兵少句曰一
將曰一都尉

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

也常幸從駿名馬騅正義曰音騅顧野王云青白雜毛騅也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抗

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兮

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楚歌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項王泣數行下

正義曰數色廐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于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倚反凡麾

下壯士騎從者正義曰麾亦作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

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正義曰屬音燭百餘人耳項王至

陰陵徐廣曰在淮南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

給曰左反題曰給欺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

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括地志云東城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乃有二十八騎漢騎

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

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正義曰卒此天之亡

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音燭云潰

一角而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

出走也

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此與前樓煩

批戰事相類

故凌約言曰

羽叱樓煩樓

煩目不能視

手不能發羽

叱楊喜楊喜

人馬俱驚辟

易數里羽之

威猛可想像

日數十百人

日軍數百見

羽所殺之猶

多正足上天

之亡我二句

此是關鍵處

國史修撰沈自

下

初評

始羽拔山蓋

世之氣以後

日至襄瓊史

家模寫通其

如畫千古英

雄至此殊令

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

正義曰期過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拈地志云九頭山在徐州全柳

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正義曰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

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正義曰

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

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

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

騎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瓚曰在牛渚烏江亭長

傳黃津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樣船以待項羽即此也江亭長樣船待

日樣音儀一音俄駟棠應劭曰樣正也孟康曰樣音蟻附也附船着岸也如淳

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樣長索隱曰樣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樣船

以尚反劉氏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

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

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

言籍獨不愧于心乎劉子翬曰羽欲渡江亭長請羽急渡羽不渡乃戰死蓋羽

長所執故托以江東父老所言為解爾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乃謂

文憲公學士宋

濂評

按項羽不聽

亭長言所謂

小不忍者後

人有詩云江

東子弟多豪

傑捲土重來

未可知可概

見矣

侍讀學士方孝

孺評

觀其所以謂

呂馬童者至

是亦可悲矣

叙事得確情

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正義曰音奇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

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

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之

背之如淳曰指王翳曰如淳曰指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義曰為于偽

日漢以一斤金為邑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正義曰為于偽

十金當一萬錢也張洪陽云項王既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

羽一云乃自刎而死者數十人其后楊喜呂馬童等各得其一體皆分地為主

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己巳歲生時年三十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

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

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寰覽曰項

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東縣二十七

里穀城西三里述征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毀壞有碣石項王之墓

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正義曰

夜反括地志云楚不山陽本漢射陽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相○正義曰

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桃侯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昨城縣東

四十里

漢書云高祖十

二年封劉襄為桃侯也

平臯侯徐廣曰名佗○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

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臯縣按佗音徒何

反玄武侯徐廣曰諸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表

中不見

皆項氏賜姓劉氏

皆項氏賜姓劉氏

皆項氏賜姓劉氏

皆項氏賜姓劉氏

皆項氏賜姓劉氏

皆項氏賜姓劉氏

皆項氏賜姓劉氏

皆項氏賜姓劉氏

漢高發哀而泣且封其子姓亦戀戀不忘舊之思者

狀元脩撰朱之蕃評

按吾聞周生至近古未嘗有俱揚詞及羽背關懷楚至豈不謬哉

俱抑詞

文懿公詹承章懋評

項羽以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位而身道別離斯亦不足稱本紀

宜降為世家狀元修撰朱之蕃評

高祖在母身之時息于澤

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色

漢高發哀而泣且封其子

姓亦戀戀不忘舊之思者

狀元脩撰朱之蕃評

按吾聞周生至近古未嘗有俱揚詞及羽背關懷楚至豈不謬哉

俱抑詞

文懿公詹承章懋評

項羽以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位而身道別離斯亦不足稱本紀

宜降為世家狀元修撰朱之蕃評

高祖在母身之時息于澤

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色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郭青螺云此是將無作有法又聞項羽亦重瞳子。

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漢沖云初發難始于豪陳涉其後楚漢繼起

傑蠱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如岡云五諸侯謂齊趙韓魏燕分列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

古以來未嘗有也。而致身到此亦非尋常及羽背關懷楚。至荆石云背約謂背約不王高祖于關中

懷楚謂思東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項也云項羽使人陰弑義帝于江中故漢王為義帝發喪

而合諸侯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至屬洲云項羽徒恃其力

之強而不知力。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祖本紀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齊人謂之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維額也。

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文顯說是高。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日河

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圖云帝劉季曰。角戴勝斗胸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合誠圖云。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

將入咸陽五
星聚東井或
者憎秦滅其
文章欲漢興
之故先受命
以文為瑞也
宮詹學士董份
評

意豁如也四
字最善狀高

柱國文恪公王

按班彪云呂
公觀形而進
女者正在此
也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有呂公女二
句則后叙相
呂后孝惠魯

元處方有力
而醒目且有
血脉
翰林編修湯賓

尹評
高祖一言足

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北人呼仁而愛人喜施正義曰喜許記意豁如也服虔曰

為黑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反施尸鼓反意豁如也豁達也

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為泗水亭長十義曰秦法

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

今里長也氏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

百步有高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

祖廟也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曰

反下在無所誡立忽反音酒闕交穎曰闕言希也謂飲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

臥反日不敢對眾顯言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

故目動而留之也相與語皆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謂所生之女也願為季箕

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

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

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于魯元公主魯韋昭曰元諡也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義曰度田洛到豐

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

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夜徑澤中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

被加也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二 十六

以感入此其
吳日得天下

張本
少師學士王錫

新蛇事沛公

自托以神靈

其身而駭天

下之愚夫婦

耳大虹大霓

蒼龍赤龍流

火之鳥躍舟

之魚皆以兆

帝王之興起

者此斬蛇之

計所由設也

翰林學士全天

叙評

帝王之興皆

有天神異

之兆不可謂

其無也

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按心喜漢書

作又喜沛中

子弟二句是

結上起下之

且從令一人行前正義曰行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索隱曰鄭玄願還

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曹縣中

十里入蛇遂分為兩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

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

瑞又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

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應注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

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衰敗宋均以為高祖

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

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一作若索隱

作苦謂欲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包愷伯後人告高祖乃心獨喜

困辱之應劭曰負恃也索隱曰斬蛇事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

自負日晉灼云自恃斬蛇事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

于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高祖即自疑亡匿隱于芒碭山澤

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國索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

十里本漢碭陽縣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

雲氣正義曰京房易非攸云何以知賢人隱顏師古云四方常有故從往常

詞狀元價撰唐文

戲評

此出當時衆人意叙之故

曰諸曰皆而不著姓名耳

可類見柱國文恪公王

整評

按劉項得失決于諸老將

數語此定出范增上者惜

史不傳名耳

館師學士沈一

費評

沛公不殺子嬰與約法三

章義帝發喪

三事最係得

天下根本若

項羽則一切

反是矣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比即老將等

道沛公之意

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及天下兵起季起沛中兵屬懷

王號為沛公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

梁軍奮索隱云韋昭云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

索隱曰說文云慄疾也悍勇也亦云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慄輕也音匹妙反漢書作禍賊也

音在妙反音匹騶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嘒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

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前陳王項梁皆敗漢書音義曰陳涉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

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慄悍徐廣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

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

也成陽杠里二縣名○索隱曰成陽縣名在濟陰常昭云在潁川非也服虔曰杠里縣名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

劉項五年戰關漢遂滅楚天下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

歸漢故却書初至霸上戰之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里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

名三秦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于此置霸陵廟記云霸城漢文帝至霸上即此也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至荆石云天子印稱璽又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二

十七

亦即其語沛
父老之意
侍讀學士馮夢

積評

兵入人國都

重寶財物滿

前委而去之

還軍霸上極

是難事此則

可謂節制之

兵也

翰林學士全

叙評

按告諭之語

財百餘言而

暴秦之弊為

之一洗此所

謂時雨降民

大悅者也

文獻公詹丞章

懋評

前云非有所

侵暴此云非

之皆用非字

亦字法也

冢宰學士申時

行評
三老董公隱

獨以玉符發兵節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

各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文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

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正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

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

用之璽今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

素白素兩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有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

此水之降軹道旁索隱曰軹音只漢書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

泥也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秋

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秋沛公曰始懷王遣

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遂西入

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言欲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

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莊樂

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弃市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于康誥

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

並不論其辜以言省刑也則抵劓為至殺人以外惟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餘

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

所侵暴無恐且吾所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

者也四皓之
儒也為義帝
發喪也猶夫
叩馬之諫也

異言同心者
也常納用之
從諫弗咈之
明驗也群策
所以畢收也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湯武放伐孔
子存其誓為
世訓漢祖告
諭諸侯雖僅
數語猶宛有
古風史遷存
之者漢業所
由興也

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至下方尊皇
帝則此恐不
宜即着此二
字

太史修撰陸可
叙高祖與羽

教評

叙高祖與羽

叙高祖與羽

叙高祖與羽

叙高祖與羽

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
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項羽既殺義帝。顧涇陽云項羽遷義帝于江中因密使九江王布擊殺之于是漢王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

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

義帝死故。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遮楚漢春秋云董公公十二遂

封為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

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于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

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

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擊楚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王

石云此曰自當繼曰先合終曰復乘俱見淮陰之功居多而漢祖不可負之意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皇

帝者追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

將軍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

之。正義曰復侯富反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索隱曰應劭云今雞鳴歌也顏遊秦云楚歌猶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二 十八

決勝垓下僅六十餘而陣法戰法之奇皆具柴將軍

在皇帝後此以上陣法也

淮陰侯先合不利以下戰

法也曰不利用奇也既却

而左右兵縱因其不利而

乘之此戰法奇正相生也

侍讀學士沈一貫評

按紀中凡奪軍者三帝未嘗一日忘信

也信可以見幾矣

宗伯學士王世貞評

天子雖貴非所論于父也

家令之言真陋見夫

少師學士王錫

吳謳也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

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瓊山云漢王怨魯不下欲坑其城

禮義之國為主守節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

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舉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

虛語非所守也劉兌陽云言若非賢者而稱帝則空有帝名吾不敢當帝位羣

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

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

徐廣曰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

二月也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

功德宜之因而不改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

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季奇曰為恭也如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

爵評

朝太公與上

變事對家令

說與田肯說

對皆善之皆

賜金五百斤

雖錯錯變化

自是整然

國史修撰沈自

郊評

天下既定本

是飢渴易為

因偽遊一事

叛者九起

宮詹學士温托

齋評

按百二十二

之語後世亦

多此例如云

軍士奮勇無

一不當百又

當百錢亦曰

百一錢言一

可當百也

文憲公學士宋

流評

作未央為陰

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心善家令言賜
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

金五百斤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

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

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宵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謂關中為秦中秦

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戰

百萬秦得百二馬黃葵陽云秦得百二者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

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戰百萬秦

地險固百倍于天下故云得百二馬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

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兵文相避故云十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

瓴者似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

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

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

名曰勃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齊得十

二焉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

陽厥勝之術
非道君以侈
也師古解是

宗伯司成趙用
賢評

蕭何此言不
免道詞然高

帝每春總沛
邑不樂居畏

安蕭相此舉
所以尉安帝

國史修撰陸可
教評

按蕭何治未
央宮壯麗為

聖高帝都泰
之意

少軍學士 許
國評

高祖此語矜
誇于其父之

前未是大方
氣象蓋不學

無術故也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大風三言氣

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于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

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于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初立未央宮以

厭勝之術理宜然乎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關玄武所謂北闕

漢抵營室關中記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關玄武所謂北闕所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

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張洪陽云匈匈

猶紛紛也天下紛紛未定勞苦戰征已數歲矣而彼反此叛成敗未可知今治宮室安得如此過于侈麗也此自是正經的說話蕭何曰天下

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今後

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柏人屬

趙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是自歸雒陽廢以為合

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三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郟水之陽也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教為宣平侯王荆石云趙王教者高帝之婿高帝至趙教執壻禮甚恭高慢罵之趙相貫高等謀弑帝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

龍宇宙張千
古帝王赤幟

高帝哉
狀元修撰朱之

著評
王者四海一

家何必戀戀
沛邑哉漢高

終是不廣也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按高祖嫚罵

歌語豪傑意
氣可想

狀元修撰朱之
著評

不曰安天下
而曰安劉氏

便見高祖
知有呂氏之

禍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此論只言沛

公能變秦苛
法得天之統
故有天下此
本論也

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卿飲酒禮器也受四升

起為大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

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

為樂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徐廣曰在蕪縣西翹紫漢書音義曰會音

作缶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發後以沛宮為高祖原廟案括地

志云沛公故地在徐州一步悉召故人父老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

酒曲應劭曰不醒不醉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音

名曰筑顏師古云項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筑形似瑟而小細項竹應劭曰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

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郭青螺云慷慨傷懷不覺

而懷遊子故鄉之感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

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楚言也高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復者免其租稅也

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

家宰學士申時

行評

此孝文即位
所首舉者故
錄之于此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文帝此見猶
不失為大公
之心哉

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文帝在位二
十三年而日
食者四甚至

字星地震旱
蝗大水登見
而帝猶然引

躬自責此其
所以無過也

翰林編修湯賓

尹評

謂忠諫為誅
誘謂深計為
妖言秦所以

失天下也祝
詛得罪陷民

晉也帝悉除

可治于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

雖扁鵲何益黃葵陽云扁鵲齊人能見人之五臟所醫病無不起者天下稱扁鵲神醫云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

罷之已而吕后問一本問下有曰字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

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

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吕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

知也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張洪陽云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號為高皇帝云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欠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

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鄭

曰復反始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

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

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

五里晦庵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

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

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

孝文皇帝本紀

湯

之雖則宥罪

寔來諫也誅

諉妖言日聞

于耳然而天

下沾于危亡

者鮮矣

宗伯司成趙用

賢評

文帝此詔有

三代求言風

侍讀學士馮夢

禎評

死者不可復

生刑者不可

復續此數語

亦至當然亦

倉公所犯罪

小故卒蒙恩

宥若縫重刑

之科則天子

亦不得以一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正義曰王人階也
 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正義曰此時尚右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
 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
 敢享天下人民未有嘽志索隱曰嘽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嘽志言漢書嘽作慇音謹今縱不能博
 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
 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于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恐歷錯誤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
 云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自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
 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至荆石云大凡災變不虛生皆天假此以警動人君
 而謹告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
 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
 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之寬仁于此可想見矣

翰林學士全天

叙評

高帝無詔景

帝以後亦不

復有蓋特出

帝意而非故

事也觀其詞

非知死生之

說者不能孰

謂帝不知學

乎

宮詹學士瞿景

淳評

康康諫讓其

見于詞考文

真令主也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按文帝遺詔

短喪議禮者

譏焉然觀文

帝惻隱為民

惟恐妨之至

死彌篤在帝

不失其為厚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旗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今其進誹

謗之木。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書于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

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俗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

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綱案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

謂初相約其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

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名意為齊太倉令故謂之倉公也。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

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械繫及之。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

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索隱曰緹音啼。鄒氏音體非。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

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青螺

云人既受刑。則刑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

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晝衣冠異章。

服以為僂。而民不犯。而民知禁。犯墨者。卑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

服以為僂。而民不犯。而民知禁。犯墨者。卑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

文懿公詹承章
懋評

此時七國最
橫故列記之

于此以見景
帝不復憂異

姓而當時所
憂者乃同姓

之家藩也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為誅晁錯也

而曰論告不
止罪盜也此

春秋法也
狀元修撰朱之

蕃評
太史公論七

國事以一言
斷之曰以諸

侯太盛而錯
為之不以漸

也則其初封
建之過制後

之當抑損而
為之不善皆

見于一言非
後世史筆可

犯宮者襍其屢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

其衣裾而無顏緣投之于市與眾棄之

季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

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裴註

云以淫亂人其咎安在母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

類故不易之也

而愚民陷焉季九我曰馴讀曰訓道讀為導言所以訓導之者不詩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母由也朕甚憐

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

哉其除肉刑

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徐廣曰年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

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至鳳洲云萬物有開必有謝有

免也奚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嘉者樂也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眾哭曰臨以離寒暑之數離音罹良

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

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下之靈社稷

之福方內安寧正義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朕既不敏常畏

及文憲公學士宗

濂評古雅可誦又

曰孔子作春

秋而太史公

得因之以表

十二諸侯本

未盛衰之迹

也

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殷周之季世

衰道微故箕

子之啼詩人

之刺以至孔

子春秋之譏

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

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其美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

臨三日皆釋服緇庵云文帝雖貴詔令民勿哀及短喪服然升遐之日四海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善人之治國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虐之人使誠哉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

載德至盛也廩廩卿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于今嗚呼豈不仁哉

孝景皇帝本紀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

一作淮○索隱曰漢書作淮吳王濞正義曰音匹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

陽王宮災故徙王于魯也十二年封三十二年反年表云都吳其實

在江楚王戊正義曰高祖弟彭越王趙王遂正義曰高祖弟彭越王趙王

都也正義曰高祖弟彭越王趙王遂正義曰高祖弟彭越王趙王

印正義曰印五郎反高祖弟彭越王趙王遂正義曰高祖弟彭越王趙王

十一年反括地志云濟南故城菑川王賢正義曰高祖弟彭越王趙王

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里正義曰高祖弟彭越王趙王

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膠東王雄渠反正義曰高祖弟彭越王趙王

南六十里即膠東國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正義

子權太史公此處敘事蓋孟氏一段意也

宗伯學士王世貞評

自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而後人又多倣之而不知其春秋之可在聖人則不在他人則不可故蘇眉山云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此有見之論也

太史修撰陸可教評

以孟子與諸人並論非其類矣此太史公之駁處

少師學士王錫爵評

此表字不滿五百態度無

曰梁孝王都睢陽今宋州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茅鹿門云異姓指功臣等也功臣族

減此時殆盡故而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馮具區云當時七國並起皆以誅錯

為名而西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

攻長安以安索隱曰主父偃上言今天子下推恩之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于是遂弱卒以安也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索隱曰索劉香云三代系表謗行邪上並效周譜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為春秋學者有年曆

譜牒之說故杜元凱作春秋長曆及公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數也曰嗚呼

子嘻索隱曰鄭氏及劉氏著皆因直慮反即筋也今按箕子云為象箸必為玉杯則著者是樽也音治畧反希數聲音許既反又音希亦聲餘故記曰曰

師摯見之矣鄭玄曰師摯太師之名周道衰微鄭衛之聲首理其亂也紂為象箸而箕

子亦音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

惡聞其過索隱曰惡音烏故反過音古卧反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夷

索隱云夷地名在河東後為永安縣也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疆乘弱興師不請

天子然挾王室之義索隱曰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

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于此景升晉紀論之祖也

宗伯學士王世貞評

按者驗也考之于天即孟子所謂人歸天與者幸昭注非是

又評

按自昔虞夏至若斯之難也言虞夏湯武秦五代之興甚難

翰林檢討郭正域評

語語奇麗巧奪天孫

天官學士徐顯卿評

艷質冶容百態俱妍大史公此篇妙不容言

容言

宋襄公楚諸侯恣行索隱曰行音下孟反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

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為界一

云介者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張洪陽云

齊桓晉文秦穆楚莊此四君者更起為伯主凡文武制封之大國彼皆得以威而屈服之見王道不明故至此也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

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索隱曰去音羌呂反重音逐龍反言約史記修春秋去其重復之文也以制義法王

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索隱曰傳音遂宣反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

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

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米取成

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索隱曰鐸椒所撰名鐸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辭故也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

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正義曰按其文八篇虞文志云十五篇虞卿撰呂不韋者秦

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

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

紀索隱曰荀况孟軻韓非皆著書自稱子宋有漢相張蒼曆譜五德索隱曰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蓋齊人韓固傳詩者也張蒼著終

翰林編修專大

武評

凡太史公所

述禮樂書及

帝王紀諸世

家引用經文

亦多改竄此

則謬矣宜悉

看本文

翰林編修湯賓

尹評

禮以防上下

一毫不容懈

差自禮之廢

而天下之不

安分者多矣

故太史公寓

意云

史修撰沈自

郊評

心戰兩字來

得甚奇而此

段文勢亦大

覺艷麗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嘉泰皇敗叔

孫少孝文惜

始五德 傳也 上大 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馬索隱曰作春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

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音善。索隱曰古禪字音市戰自

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索隱曰音已力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

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韋昭曰謂舜受禪在然後在位湯武之王

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

放弒索隱曰索謂湯放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

載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索隱曰即契后稷及用力如此索隱曰

及始 皇也 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于是無尺土之

封墮壞名城銷鋒鏑徐廣曰一作鋌銷鋒鏑索隱曰鏑音的注鍵字亦音

萬世之安索隱曰維訓度謂然王迹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鄉秦

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索隱曰鄉音向許堯反謂秦前時之禁兵及

言為之驅 除患難也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索隱曰指安在無土不王白虎通曰聖人無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二 二十四

鬼錯而嗤當世之儒者詳玩語意自見少宰大學士評

禮書

充當如夫子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索隱曰高祖起布衣卒傳之天位實所謂大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索隱曰洋洋音羊洋洋美也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正義曰言天地宰制萬物役使羣品順四時而動或有成功豈藉人力營為哉是美善盛大衆多之德也故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余至大

行禮官索隱曰大鴻臚鴻臚者掌九賓之儀也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

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

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

也人體安駕乘正義曰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鄭玄

鏤衡扼為文飾也詩曰約軼錯衡毛傳云錯衡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

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周禮

日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羞出于牲及禽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

獸以備其滋味謂之庶羞鄭衆曰羞者進也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

意故大路越席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為席也王皮弁布裳周禮

日王視朝則皮弁之服鄭玄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朱絃洞越鄭玄曰

素為裳也正義曰以鹿子皮為弁也按裳積素布為裳也朱絃洞越鄭玄曰

會榜侍讀李廷機評漢治雜伯即此一段亦可見其端云宮詹學士溫托齋評按楚人以下言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之故以證上三不足狀元修撰唐文獻評文蒼意古自是名家且起伏翻弄種種

有神
翰林編脩湯賓

尹評

楚有堅甲利

兵可恃矣又

有金城險阻

可恃矣而卒

不免于破敗

者則統之失

道致然也此

與孟子固國

不以山谿之

險意暗合

冢宰學士申時

行評

按此引楚與

紂以證不由

禮義者之失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楚以鮫革犀

兕以下至此

非其道故也

言不由其道

則廢

侍讀學士馮夢

禎評

古者之兵至

朱絲絃也。大羹玄酒。鄭玄曰：大羹，肉清不調。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秦隱曰：越瑟底孔。

飾也。言彫飾是。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

奢侈之弊也。

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孔安國曰：禘，禘之禮。為序昭穆也。故設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灌者酌鬱鬯。灌于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

昭穆故不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氏曰：三歸，娶三姓

欲觀之。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索隱曰：言子夏

是孔子門人之中高弟者。謂才優而品第高也。故論語四科而文學子游子夏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

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衛所居不合。論語曰：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仲尼

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曰：論語云：太師摯適齊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魯哀公時禮壞樂崩。人皆去也。豈不痛哉。至秦并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

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正義曰：秦采擇六國孔儀。尊君

行。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應劭曰：抵。至

也。索隱曰：按大抵猶大畧也。臣瓚以抵。自天子稱號。正義曰：稱下至佐僚及宮

訓為歸。則是大畧大歸其義皆通一也。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二

二十五

此由其道故也言由其道則行

文端學士王直

評

自生之本也

以下至末俱

荀子禮論

又評

按偏亡者亡

其一也不當

音遍

狀元脩撰朱之

蕃評

按荀子禮論

以為上則明

下紀之曰萬

變而不亂或

之則喪也禮

豈不至哉少

孫乃除此二

句並禮豈不

三字而加大

史公曰殊無

謂

國史修撰沈自

邵評

按弱荀作弱

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

貌無益于治躬化謂何耳正義曰孝文本紀云上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令衣

須繁禮飾貌也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于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

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

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正義曰吳楚趙齊濟南膠西謂六國也齊孝王狐

國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正義曰上紀買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

安祿而已莫敢復議邱瓊也云自晁錯受誅之後其後居官只因結今上即位

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正義

日辨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

音遍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王荆石云此兩語只欲因民俗議者咸稱太古

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閔博治淺者褊狹可不

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

宮之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後云

故堅革利兵不之以為勝索隱曰覆上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

故堅革利兵不之以為勝索隱曰覆上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

噤前作表揚
涼曰以其深
故能使堅白
者溺以其大
故能使擅作
者喪以其高
故能使暴慢
者墜也

狀元修撰孫繼
臯評

漢時古樂亡
而高惠文景
及武帝時已
無可求矣故
太史公作樂
書特述樂記
之言而成文
而樂記者或
曰公孫尼子
所為也

館師學士沈一
貫評
節樂者明聲
音有節非得
以自恣也故
曰以減損為
樂樂王于盈
而曰減損者

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

宛之

鉅鐵徐廣曰大剛曰鉅○正義曰宛城乃鄧施鑽如蠶薑索隱曰鑽謂矛輕利

剽激正義曰上匹妙反卒如燥風必逼反燥風疾也然而兵殆于垂涉唐昧

死焉齊慎曰垂涉地名也莊躡起楚分而為四參索隱曰躡音其畧反楚將之名言其起

之後也○正義曰以起字為絕句或曰楚莊王苗裔也按括地志云師州黎州

徙都鄆莊躡王滇楚襄王徙都陳楚考列王徙都壽春咸是豈無堅革利兵哉

被秦逼乃四方也然昭王雖在莊躡之前故荀卿兼言之其所以統之者非其

道故也汝穎以為險正義曰括地志云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

汝之別名賴水源出洛水嵩高縣東南三十五里陽乾山俗名穎山地理江漢

志高陵山汝出東南至新蔡縣入淮陽乾江山穎水出東至更蔡入淮也

以為池正義曰江即岷江從蜀入楚在荊州南漢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山海

夸父與日逐走曰入渴欲得飲飲于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

杖化為鄧林駟謂鄧林後遠為林名○索隱曰按裴氏引由海經以為夸父弃

杖為鄧林其言北飲大澤蓋非在中國也劉氏以為今襄州南鳳林山是古鄧

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然而秦師至鄆郢舉若振槁索隱曰

亦有節之義
此太史公有
傳授之言
狀元修撰朱之

高惠文景典

天下相安無

事故海內富

庶閭閻殷實

如此

狀元修撰朱之

蕃評

此下四節言

外事四夷而

勞民費財給

足之民自此

而弊充溢之

積自此而耗

宗伯學士王世

貞評

孝武承文景

之後耗費殆

盡故典利之

謀凡十數變

而太史公摹

州江陵縣東北六里即吳公子光伐楚楚平王恐城郢者是豈無固塞險阻哉也又楚武王始都郢絕南故城是在江陵北十五里也

其所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

莫必其命索隱曰言無人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

嚴刑不峻哉其所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

不待試而誅徐廣曰試一作誠也正義曰求勿固塞

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正義曰

反言明儒墨之分使禮義均等則下應之如影響耳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

俟之以刑正義曰事君以禮義民有不由禮義則民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

服臯人不尤其上知臯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

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

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

正義曰類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正義曰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

者偏亡則無安人索隱曰鄉氏偏音遍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降君師

是禮之三本也正義偏足然反

會榜侍讀李廷
機評

上句武力進
用法今嚴具
結上文事四
夷而廢養民
任之法下句
興利之臣自
此始為弘羊
等三人言利
折秋毫張本

太史公曰至矣哉索隱曰已下亦是太史公取荀卿禮論之意極言禮之損益以結禮書之論也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

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索隱曰謂理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者是本末相順也終始

相應索隱曰禮始于脫畧終于稅亦殺也殺與稅畧是始終相應也至文有以辨索隱曰言禮之至文能辨

至察有以說索隱曰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損益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

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索隱曰小人猶庶人也則法也言天下士

禮者則危亂庶人據禮之貌誠深矣索隱曰有本作懇誠深者非也○正義曰

于事不能法禮也禮之貌誠深矣索隱曰有本作懇誠深者非也○正義曰

之辨明察入于禮儀之中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貌誠大矣索隱曰言禮

矣雖有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索隱曰言

褊陋之說入禮則其貌誠高矣索隱曰言禮之貌信尊高矣雖有暴慢恣睢輕

慢輕俗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索隱曰恣睢猶毀訾也故繩誠

陳則不可欺以曲直鄭玄曰誠猶審也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鄭玄曰衡稱

不可欺以詐偽正義曰詐偽謂堅白同異擅作典制暴戾恣睢自高也故繩者

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

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鄭玄曰：方，猶道也。方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于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

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正義曰：乃憚反，家難謂。文王囚羸里，武王伐紂。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

善終哉。正義曰：言成王作頌，悲文王戰戰恐懼，推己戒厲為治，是善守善終也。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正義曰：為滿

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

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

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正義曰：音洛言不樂至荒淫也。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

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正義曰：比音鼻。以補短

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煥性。

故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噪噉之聲興，而士奮。索隱曰：噪音姑，堯音擊。鄭衛之曲動

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

平準書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

後之衰皆反此轉應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萬今萬萬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羣而乘字牝者儻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踣鬪故斤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

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庾

氏是也索隱曰按如淳註出倉貨志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恥辱焉正義曰此為後

張本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索隱曰鄉

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

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烏侯反今台

州永寧是也事兩越丘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南越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

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

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亂反按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

姓貧弊故行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巧詆之法也

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宰昭曰桑弘羊孔僅之屬